

讀
書
雜
志

漢書第七

讀書雜誌四

高鄧王念孫

鬻谷水 在谷水

漢中郡安陽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念孫案鬻谷水谷字涉下文在谷水而衍水經鬻作泔泔水篇云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注云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卽地理志文也泔水篇曰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泔泔下皆無谷字

泔或作泔史記夏本紀素隱謂出漢中安陽縣而北入漢

亦無
谷字
在谷水
沔水注作左谷水亦於義爲長

新都谷

廣漢郡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念孫案新都下衍谷字新都乃縣名非谷名也華陽國志曰李冰導洛通山水出瀑口經什邡與郫別江會新都大渡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章山又南逕洛縣故城西又南逕新都縣與縣水湔水合是其證漢新都故城在今新都縣東

小江入

蜀郡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念孫案人富爲八

字之誤也。謂此八小江，并行千九百八十里也。下文曰：遼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鬱林郡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九真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皆其證也。

木官

巖道有木官，念孫案木當爲橋，寫者脫其右半耳。左思蜀都賦：戶有橋柚之園。劉逵注引地理志曰：蜀郡巖道有橋官。下文巴郡胸忍魚復二縣，竝云有橋官。

七 二千

蒲氏道禹貢嶠山在而微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趙氏水經注釋曰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禹貢錐指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易祓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泰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是江自松潘至泰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泰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

以上水經注釋

念孫案後人所記江行里數未必與班志原文相符且

志但云至江都則里數固不及八千也。雖指又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一當作八，或是七，其言或是七者，正與趙氏所見宋本合。又說文繫傳水部江下引漢志云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郡數里數皆與宋本同，則是舊本相承如此，今據以訂正。

郁郾

樾爲郡，郁郾，念孫案，本本作存，此因郾字而誤加也。說文曰存，郾，樾爲縣。宋本如是，今本改存爲郾。而無郁字，自玉篇始有之，而字書韻書皆仍其誤。水經作郁郾，亦後人所改。華陽國志晉書尚作存郾，且師古注郾字有音，而郁字

無音則本作存明矣

則禺同山

越巂郡青蛉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念孫案華陽國志

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

續漢書郡國志後漢書西南夷傳水經赤水注

並同劉達注蜀都賦引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巂青蛉縣禺同山則禺同山上不當有則字未知何字之誤或此處尚有脫文也

池

益州郡僉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念孫案池上脫南字池在縣南故曰南池水經溫水注曰橋水

上承僉元之南池東流至母單縣注於溫卽本地地理志

臘

收靡南山臘涂水所出念孫案臘下脫谷字水經若水注曰涂水導源收靡縣南山臘谷卽本地地理志

脫三字

巴郡秦置屬益州念孫案桓九年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正義曰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當有故巴國三字而今本脫之應注云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正義釋此三字也

潛水 徐谷

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

明監本人江謫作入瀾而胡氏東樵

遂引之以駁水經大

誤趙氏東潛已辯之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徐谷念孫

案潛水本作瀾水卽下文入瀾之瀾今作潛者後人以水經改之也說文瀾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潛涉水也一曰漢爲潛是出巴郡宕渠入江者字本作瀾水經作潛者借字耳又案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瀾下不當有徐谷二字水經潛水注云宕渠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不言入瀾徐谷也徐谷二字未知何

字之譌

東漢水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念孫案東字後人所加下文隴西郡氐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爲漢今東字辭見後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

循成道

循成道念孫案循當爲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譌說見史記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並念孫公傳作脩城

至武都

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齊曰養當作漾前文引禹貢家道漾卽其證也念

孫案說文漾古文作漾今志作蒼蒼者澄之假借字也續漢書郡國志亦作蒼淮南地形篇作洋高注云洋或作蒼是古書多以蒼爲漾至武都爲漢念孫案至上脫東字禹貢嶧

冢導漾東流爲漢卽班志所本說文漾水出隴西獬道今本獬譌作柏據水經注引改獬道非漾水所出當依漢志作氏道水經注已釋之東至武都爲漢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嶧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皆本班志

西漢

而禹貢嶧冢山西漢所出念孫案西漢下脫水字

脫三字

東南至江州入江念孫案此下脫有鹽官二字水經漾

水注曰鹽官水北有鹽官在嶠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
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其證

脫七字

金城郡河關念孫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漢宣帝
神爵二年置河關縣則此縣下當有宣帝神爵二年置
七字而今本脫之也

宣帝神爵二年置

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水經注曰湟水東逕破羌縣故
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全氏謝山據此謂宣
帝神爵二年置七字乃應劭注非班志原文今本脫應

劭曰三字念孫案上文之河關下文之允街竝云宣帝
神爵二年置則此亦班志原文非應劭注也水經注所
引乃應劭地理風俗記耳淇水注曰白溝又東北逕平
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是其
比例也或曰既係班志原文善長何以不引班志而引
地理風俗記乎曰西河郡鴻門下云有天封苑火井祠
火從地中出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河水注以爲地理
風俗記文日南郡下云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此
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溫水注亦以爲地理風俗記文然
則水經注中固有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者矣右

扶風渭城下云故咸陽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渭水注則云渭城文穎以爲故咸陽彼言文穎以爲故咸陽猶此言應劭曰宣帝神爵二年置也豈得因應劭曰三字而遂謂其非班志原文乎

脩遠 溝接

允街莽曰脩遠念孫案脩遠下脫亭字王莽改允吾爲脩遠故改此縣爲脩遠亭也又朔方郡莽曰溝接渠接莽曰溝接亭今本亦脫亭字皆當依水經注補

鹽羌

臨羌莽曰鹽羌念孫案鹽羌當依水經注作監羌凡縣

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

南籍端水 其澤

敦煌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

應劭曰冥水出北

謂出縣北

入其澤念孫案南籍端水南字

涉下文南羌而行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一引此作籍端

水出羌中無南字又案西北入其澤及應注冥水出北

入其澤兩其字疑皆冥字之譌蓋縣曰冥安本因冥水

以得名而冥水所入之澤因謂之冥澤

元和郡縣志云音昌縣本漢冥

安縣因縣界冥水爲名也又云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

大澤東而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

猶蒔水出於蒔澤因謂之蒔水也故曰冥水出北入冥

澤冥澤既爲冥水所入。又爲籍端水所入。故曰籍端水。西北入冥澤也。若云入其澤則大爲不詞。

威成

北地郡莽曰威成。念孫案威成當依水經注作威戎。

出東而入洛

直路沮水出東而入洛。念孫案洛在沮東。不得言西入。洛說文作瀘。云瀘水出北地直路。而東入洛。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祿祿縣北。東入於洛。則此文本作沮水出西。東入洛明矣。

入河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前左馮翊襄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禹貢雖指曰歸德下云洛入河襄德下云入渭蓋雜採古記故有不同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念孫案入河二字後人妄加之也洛水出北蠻夷中記其所出也洛水東南入渭記其所入也說文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今本北地作左馮翊案歸德屬北地不屬左馮翊此後人不明地理而妄改之今正淮南地形篇洛出獵山高注云獵山在北地而北夷中洛水東南流入渭皆本地理志而但言入渭不言入河則志無入河之文明矣或曰許高所據乃左馮翊襄德下入渭之注非北地歸德下入河之注曰不然許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

夷界中高云獵山在北地而北夷中皆據北地歸德之
注而皆言入渭則襄德下有入渭之文而歸德下無入
河之文
明矣 記大川所入而前後異文漢志從無此例東樵

曲爲之說非也或曰一水而前後兩見或記其所出或

記其所入漢志亦有此例乎曰有隴西郡氐道下云禹

貢菁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前至武都下武都郡武

都下云漢水受氐道水今本漢上有東字辯見前東漢水下一名沔過江

夏謂之夏水入江漁陽郡白檀下云濡水出北蠻夷中

今本濡訛作涇又脫中字辯見後涇水下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

海下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臨渝下云渝水首受白狼東人塞外交

黎下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鬱林郡臨塵下云有斤

員水領方下云斤員水入海皆一水兩見而分記其出入洛水亦猶是也下文郁郅下云泥水出北蠻夷中亦不記其所入此與洛水濡水文同一例或謂蠻夷中下有脫文非也說文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亦不言其所入

圖水

上郡白土圖水出西東入河師古曰圖音銀又下文西河郡圖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圖字本作圖縣在圖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圖字今有銀州銀水卽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又下文圖陽師古曰此縣在圖水之陽又匈奴傳居于

西河圖洛之間晉灼曰圖音囿三倉作圖師古說與地

理志同又史記匈奴傳居于西河圖洛之間集解徐廣

曰圖在西河音銀索隱圖晉灼音囿三蒼作圖今本史記正文

圖作圖集解作徐廣曰圖在西河索隱作三蒼圖作圖

此校書者以注文改正文而後人復據已改之正文轉

改注文也今據索隱單行本及晉灼注訂正地理志云圖水出上郡白土縣

而東流入河韋昭云圖當爲圖續郡國志及太康地志

竝作圖字也以上索隱念孫案圖與圖聲相近古無圖字故

借圖爲之韋顏竝以圖爲圖之誤非也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圖水作

圖水余氏謝山校本曰觀善長所見之本卻不錯豈後

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圖字以實之乎案全

說非也若漢志本是圖字則韋不當云圖當爲圖矣水

經注引作圖者據韋注改之耳乃謂善長所見本不錯

後人始改圓爲方爾王莽誤以圓爲方圓之圓故改圓陰何不察之甚也

爲方陰而圓陰之圓實非誤字史記漢書之圓水圓陰

圓陽圓洛其字皆不作圓漢平周鉦所紀縣名有平周

平定圓陰三縣皆屬而河漢印有圓陽宰印少室神道石闕銘

開母廟石闕銘竝有而河圓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而河

圓陽田植是圓水之圓古皆作圓也王莽誤改圓陰爲

方陰卽古無圓字之明證故說文有圓無圓

可難

高奴有洧水可難師古曰難古然火字念孫案可難本作肥可難肥者膏也此謂水上之肥可然非謂水可然

也脫去肥字則文不成義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高奴縣有洧水肥可爇又云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洧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以上水經注據此則志文原有肥字而師古不爲作解蓋所見本已脫之矣古者謂膏爲肥故此云肥可爇而說文亦云膏肥也肪肥也臄腸閉肥也段氏說文注不得其解乃謂此三肥字皆脂字之譌豈其然乎

火從地出

西河郡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念孫案地
下脫中字火從地中出謂從井中出也郊祀志祠天封
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
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文與此同
皆有中字

原高

五原郡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面部都尉治田辟水經
河水注原高作原亭云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
東逕原亭城南關駟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念孫案
作原亭者是也亭所以守也中部都尉治原亭面部都

尉治田辟師古讀辟爲壁壁亦謂築城以守也何奴傳曰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塞築城障列亭至盧朐是也。

樓煩鄉 富代

雁門郡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莽曰富代念孫案樓煩上當有故字言陰館縣乃故樓煩鄉景帝後三年始置縣也志文若是者多矣脫去故字則文義不明水經灤水注正作故樓煩鄉富代水經注作富臧亦於義爲長。

入沽

代郡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廣甯入沽

舊本脫廣字今據水經注

補師古曰沽音姑又音故又下文平舒祁夷水北至桑

乾入沽念孫案沽皆當爲治字之誤也上文鴈門郡陰

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治音弋之

反卽此水也水經灤水注曰灤水一曰治水

舊本灤譌作濕說文

曰灤水出鴈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從水累聲玉篇音力追切今據改

又曰灤水東

逕下洛縣故城南

地理志作下洛

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

外柔元鎮而長川城南小山東至且居縣故城南東南

流注於灤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甯入治非矣

案注

曰于延水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甯也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

於灤水。是于延水至廣南。尙未入治。故云。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南。入治。非矣。趙氏東。啓未解。非矣。二字之意。而改入治。爲人。沽。謂六朝時。漢志已譌。治爲沽。故道元以爲非。蓋誤會也。又案注言灤水。左會于延水。於下谷縣。故城東。南灤水。卽今之桑乾河。漢下落。故城在今直隸保定安州。面于延水。卽今之洋河。源出山西天鎮縣。遼外東。至保定。入桑乾河。與水經注合。是于延水入治。非入沽也。又案灤水注曰。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至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於灤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灤。是也。灤水卽治水。是祁夷水入治。非入沽也。卽今之壺流河。源出山西廣靈縣。面東北。至直隸蔚縣。入桑乾河。卽此志所謂至桑乾入治者也。漢桑乾故城在今蔚縣東。又案下文。漁陽郡。漁陽沽水出塞外。東南至泉州。入海。此卽今之白河。源出直隸赤城縣。遼外東南至天

津縣由直沽入海者也。非于延祁夷二水所入且廣甯
桑乾皆治水所經。非沽水所經則此志入沽明是入沽
之譌。師古音姑。又音故。胥失之矣。

參合 庫池別

鹵城庫池河東至參合入庫池。別齊曰參合當是參戶
之譌。參戶縣屬勃海。庫池所經也。若參合故城在北塞
之外。限隔重山。非庫池所得至矣。念孫案齊說是也。庫
池別下當有河字。下文河閒國弓高下云庫池別河首
受庫池河是其證。

溫餘水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念孫案溫餘本作

灑餘

灑力追反

灑省作灑與濟濕之濕相亂因譌而爲濕

合反卽濕字之省故今本水經注作濕餘水

又譌而爲溫

濕字俗書作濕溫字俗書作溫二形

相似戴先生水經注校本已詳辯之而師古灑字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爲溫矣

樂陽水 入海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念孫案樂陽當爲陽樂入海當爲入沽水經沽水注曰陽樂水出且居縣引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又曰陽樂水東南合赤城河又東南入沽水是其證今猶謂之陽樂河出宣化府龍門縣西娘子

山東南至鵬鶚堡合南河

卽赤城河

又東至赤城縣入沽河

與水經注合其入沽之處在赤城縣南界尙未出山不得言入海也此涉下文沽水入海而誤

犀奚

漁陽郡犀奚孟康曰犀音題念孫案犀皆當爲虎韻書虎犀二字竝有題音易於相亂又隸書虎字或作虎形

與犀亦相亂

案古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蓋俗書虎字作犀與帝字相似故二字互譌也今

經傳相承犀字作啼擬字作跡皆其類然則虎奚之作犀奚當亦是傳寫者以犀爲虎因譌而爲犀矣故

虎誤作犀續漢書郡國志水經鮑邱水注竝作倮奚倮字以虎爲聲則漢志之本作虎奚甚明集韻虎犀二字

竝田黎切。犀字注引說文。唐犀石也。虎字注云。虎奚縣名。是犀字自爲唐犀石。而虎字則爲虎奚縣。作犀奚者。誤也。太平御覽州郡部八引十道志云。檀州本漢虎奚縣。又引漢志。虎奚屬漁陽。虎音題。則宋初本尙不誤。

涇水 蠻夷

白檀涇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涇。音呼賜反。漢書攷異曰。案水經注。濡水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夷中。

念孫案今地理志脫中字

蓋鄭元所見之漢書本作

濡水。不知何時譌濡爲涇。師古不能正也。漢之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灤水所經。濡灤古今字別。無涇水之名。

念孫案錢說是矣而未盡也余謂出漁陽白檀塞外之
濡水字本作溲從水與聲與俗作軟故溲從其聲而音
乃官反聲相近故也若出涿郡故安之濡水則字從需
聲而讀若儒兩字判然各異說文濡玉篇音儒水出涿郡故
安東入涑不言出漁陽白檀北蠻夷中也今本漢志水

經溲字皆譌作濡學者莫能是正余謂隸書需字或作

需

易需卦釋文曰需字從雨重而者非

與與相似故從與之字多譌從需

若換之爲儒換之爲儒硬溲水之爲濡水猶士慙禮溲
之爲孺頓之爲頓音是

濯棄于坎之溲慙大記譌作濡也溲與溲字形相似故

溲譌爲溲若本是濡字不得譌爲溲矣

世人多見溲少見溲故溲水字

今皆作濡此溲字若不譌爲
溲則後人亦必改爲濡矣 又考水經注濡水一名難

水又云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譌耳蓋其字本從奕聲故

聲與難相近溲水一名難水猶有骨醜
謂之溲而字或作醜也今人謂之灤河

聲與奕亦相近也集韻平聲二十六桓溲奴官切水名

在遼西肥如或作濡類篇同云溲水在遼西肥如卽本於

漢志而又云或作濡則仍爲俗本所惑然以溲爲正文

而以濡爲或字則固非無據而云然矣是書已將付梓
而友人以段氏

若隋經句撰集見爾其中溲濡灤三字攷
大旨與予同而引證互有詳略因并記之

灤水

右北平郡俊靡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師古曰灤音力

水反又音郎賄反宋祁曰灑當作灤念孫案說文灑水
出右北平俊靡東南入庚從水壘聲玉篇力水切水經
鮑邱水注云灑水出右北平俊靡縣東南流逕石門峽
又西南入於庚水引地理志灑水云云其字皆作灑不
作灤子京言灑當作灤蓋誤以爲出鴈門陰館之灤水
矣說文灤水出鴈門陰館果頭山東入海從水累聲玉
篇力水切此卽今之桑乾河與出右北平俊靡之灑
水了不相涉

海陽

遼而郡肥如濡水南入海陽念孫案陽字涉上文海陽
而衍水經雖云濡水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於海然可

言入海不可言入海陽也且善長駁之云濡水東南至
系縣鳩石山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蓋經誤證耳據
此則溲水入海之處在系縣而不在海陽也漢海陽故
城在今濰
州西南系縣故城
在今昌黎縣南

四年

元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念孫案四年水經遼水注作
三手是也武帝紀朝鮮傳竝作三年史記朝鮮傳
漢紀竝同樂浪
郡下亦云元封三年開

水

鬱林郡定周水首受無斂入潭念孫案水上脫周字水

經曰存水出犍爲郁郛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
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注云存水東逕牂柯郡之毋
斂縣北而東南與毋斂水合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
水案此所敘周水來源與班志不同而周水之在定周
則同其言合毋斂入潭亦與志同則志文水上當有
周字又溫水注曰潭水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
西南來注之皆其證

入高要

合浦郡臨允牟水北入高要入鬱念孫案入高要當爲
至高要水經溫水注曰牟水出交州合浦郡臨允縣北
流逕高要縣入於鬱水高要縣屬蒼梧卽今肇慶府高

要縣也臨允縣在今新興縣南

十八年

魯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爲國念孫案十八年當爲
十六年水經巨洋水注作十八年則善長所見本已誤
高五王傳曰分齊爲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
見在者六人爲王齊孝王將閔濟北王志魯川王賢膠
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孝文十六年同日俱
立諸侯王表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齊悼惠王世家
竝同漢紀亦同上文濟南郡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
爲濟南國下文膠東國下云故齊文帝
十六年別爲國高密國下云故齊文帝十六
年別爲膠西國皆與表傳相符唯魯川不合

三石山

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念孫案三石當爲三戶字之誤也水經濰水注引此正作三戶郊祀志曰宣帝祠三戶山於下密山在今平度州西南七十里

慮

城陽國慮念孫案慮當爲慮字之誤也水經沂水注曰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是其證全氏謝山曰今本漢書慮作慮慮有慮音如昌慮取慮之類念孫案全說非也慮字雖有慮音而古書慮字無通作慮者若慮通作慮則注當云慮音慮今注內

無音則本是盧字明矣

脫四字

淮陽國圍念孫案王莽傳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畱圍縣莽改曰益歲然則圍縣下當有莽曰益歲四字而今本脫之也

脫三字

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念孫案此下當有青州數三字

屬豫州

魯國屬豫州念孫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魯國本屬徐州

光武改屬豫州此記前漢郡國則當云屬徐州不當云屬豫州蓋後人所改

沛 沛渠

沛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念孫案入沛當爲入沛渠今本沛譌作沛又脫渠字沛渠者沛水分出之渠東入於泗水一名洧水卽前山陽郡湖陵下所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洧水在南者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東過方與縣北爲洧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

湖陸卽湖陵章帝更名

又曰泗水又南過

方與縣東洧水從面來注之注云洧水卽濟水之所苞

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而六十里穀

庭城下卽此所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渠者也

水經泗水

注云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又下文蕃下云南梁水

而至胡陵入沛渠沛渠亦當爲沛渠水經注引此正作

沛渠

今本水經注脫渠字

此言入沛渠則知上文泗水至方與入

沛沛下當有渠字矣

荊州 十一年 四年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漢書攷異曰州字衍高帝六年封劉賈爲荊王兼有廣陵之地故云屬荊其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

荊州也。念孫案錢說是也。十一年當爲十二年。

文選蕪城賦注

引此諸侯王表曰：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吳王濞以故

代王子沛侯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曰：高祖十二年更荊爲吳，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故曰：高祖十二年更屬吳也。景帝四年當爲三年。諸侯王表曰：江都易王非以景帝二年三月甲寅立爲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年者，景帝之三年也。

史表誤在四年，梁氏曜北史記志疑已辯之。

史記孝景紀

曰：三年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漢紀同。故曰：

景帝三年更名江都也。

山川林澤

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殫念孫案山川林澤當依漢紀作山林川澤見周官大司徒、

其剛柔緩急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念孫案其本作有言五常之性不同故民函五常之性亦有剛柔緩急及音聲之不同也今本有作其字之誤耳

管子小匡篇則

有制命史記律書非有聖心以乘聰明今本有字竝誤作其周南關雎正義小雅谷

風正義采菽正義左傳文六年昭二十一年正義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竝作有

秦幽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
什六秦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念孫案秦函二字與上
下文皆不相屬蓋涉上文兼秦函兩國而行

洋洋

邶詩曰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段氏詩經小
學引盧氏紹弓說曰玉篇水部泮亾爾切亦瀾字集韻
瀾或作泮然則洋洋乃泮泮之譌卽新臺之河水瀾瀾
也廣雅釋邱有泮字今亦譌爲泮念孫案廣雅釋邱泮
厓也宋本誤譌作泮
集韻述誤收入泮字音述浮切引廣雅泮厓也今本廣
雅又譌泮爲泮盧以泮爲泮之誤非也河水泮泮之泮
不得訓念孫案盧說是也泮字本作泮以泮姓之泮爲
爲泮

聲俗書羊姓字作羊與篆文羊字無異故泮譌爲洋也
下文引衛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爲泮泮之譌明矣

巫鬼

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念孫案巫鬼上
原有好字此言大姬好祭而用巫故其民化之而皆好
巫鬼也脫去好字則文義不明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
覓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引此志正
作其俗好巫鬼又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覓巫是摠名故
漢書唯言好巫正義兩引此皆云好巫則有好字明矣
匡衡傳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一都之會

苑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念孫案都會之閒
不當有之字篇內皆言一都會無之字史記貨殖傳亦
無

昴畢

趙地昴畢之分壘引之曰昴上當有胃字史記天官書
正義引星經曰胃昴趙之分野晉書天文志引費直周
易分野曰自婁十度至畢八度

胃昴在
其中

趙之分野又引

蔡邕月令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趙之分野高注
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天文篇竝曰胃昴畢趙之分野

皆其證漢紀高后紀云胃部畢趙也廣雅卽本漢書尤其明證矣史記正義論例引此已脫胃字

冰紈

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紈素也念孫案冰紈謂素色鮮潔如冰也師古分冰紈爲二物亦非

溝洫志

醜二渠

通醜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醜分也師古曰醜音山支

反念孫案醜本作灑

注內醜字竝同

此後人不識古字而以意

改之也河渠書作廡索隱曰廡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爲灑據此則漢書本作灑明矣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楊雄傳灑沈菑於豁瀆師古竝云灑分也所宜反則此注亦作灑明矣墨子兼愛篇灑爲九澮字亦作灑文選南都賦開賢灑流李善曰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所引卽孟康注

灑注

渠成而用灑注填闕之水灑曷鹵之地四萬餘頃念孫案上灑字涉下灑字而行下言灑曷鹵之地則此可不

得先言溉據注云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則上句無
溉字明矣上文云並北山東注洛欲以溉田亦是先言
注而後言溉也史記及水經瀘水注通典會貨二皆無
上溉字

慮殫爲河 慮亾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 慮
莫不王 慮有德色 慮非顧行也 慮不動
於耳目

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師古曰慮猶恐
也念孫案師古訓慮爲恐謂恐殫爲河非也下句云殫
爲河兮地不得甯則是已殫爲河矣今案慮猶大氏也

言河水所漫之地浩浩洋洋大氏盡爲河矣荀子議兵

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

漢書賈誼傳慮以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

與無同

師古曰

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下文曰

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亦言大氏莫不王也

師古曰慮計也計亦謂大

計也今本慮莫不王亦言大氏莫不王也

又曰偕父擾鉅慮

有德色言大氏有德色也又曰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言大氏非顧行也

師古曰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失之

又曰慮不動於

耳目以爲是適然耳言大氏不動於耳目也是慮爲大

氏之稱也或謂之無慮疊韻字也高誘注淮南倣眞篇

曰無慮大數名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

金錢矣

師古以無慮爲無小計慮非是詳見經義述聞

或作亾慮趙充國傳亾

慮萬二千人師古曰無慮大計也慮與閭古同聲而通

用

宣十一年左傳注無慮計功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爾雅釋木諸慮山巖釋文曰諸慮如字又力

余反又地理志河內郡陸慮東海郡昌慮臨淮郡取慮遠而郡且慮途東郡無慮並音閭故河渠書

作閭殫爲河猶遼東之無慮縣因醫無閭山以爲名也

裴駟謂州閭盡爲河尤失之

弗鬱

吾山平岑鉅野溢原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滿溢則椒魚弗鬱而滋長近冬日乃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

汪本非是涉上注章說是也而誤據景祐本改別本或刪此四字尤非弗鬱憂不樂也水

長涌溢濺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甚困也柏讀與迫同念孫案顏說亦非也河水木濁不待汎濫而

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樂也余謂弗鬱

讀爲沸渭

河渠書作沸鬱

沸渭猶汾沚魚眾多之貌也楊雄長

楊賦汾沚沸渭李善曰汾沚沸渭覆盛貌也河溢鉅野

則其地皆魚矣故曰魚弗鬱下文蛟龍騁兮放遠游意

亦與此同迫冬日者言時已近冬而水猶汎濫也

迫冬日指

水災言之非指魚言之武紀元鼎二年詔曰今水潦移於江南道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與此迫冬日同意

高

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念孫案鬲下有津字而今本脫之高津爲九河之一而鬲乃縣名非河名九河以徒駭爲極北鬲津爲極南故曰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不當言自鬲以北也周頌般正義引此無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案正義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高津是九河之最南者此正釋自鬲津以北至徒駭禹貢正義爾雅釋水疏引此竝之文則有津字明矣作自鬲津以北

住十餘歲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面西北行至西山南頭通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

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念孫案上旣言居則下
不得更言住住當爲往言故大隄在河面而民居在隄
東與水相迫故往十餘歲時民更於大隄內築直隄以
自衛也下文云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
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是其證隸書從
彳從亻之字多相亂故往譌作住

藝文志

與不得已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
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

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念孫案既言咸非其本義則無庸更言皆不得其真。余謂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詞。不得已者必欲求其本義也。言三家說詩皆非其本義如必求其本義則魯最爲近之也。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語意與此相似。

后倉

曲臺后倉九篇。念孫案后倉下脫記字。則文義不明。據如注云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則有記字明矣。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

記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五引此竝作曲臺
后倉記

法式

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念孫案式本作戒字
之誤也

隸書戒字或作戒與式相似而誤

言行之是者可以爲法非者

可以爲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劉向傳云言得失陳法
戒是也若作法式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
三引作式則宋時本已然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作
戒戒亦戒之誤

陳禹謨不知戒爲戒之誤遂依俗本漢書改爲式

左傳序正義

引此正作戒

魯論語

傳魯論語者念孫案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語字者
省文也上文傳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敘引劉
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
璧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藝文部二
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

陳禹謨依俗本
漢書增語字

芊子

芊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師古曰芊音弭史記孟子荀卿
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芊別錄作
芊子今吁亦如字也正義曰藝文志芊子十八篇顏師

古云音弭案芋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念孫案正義說是也芋有吁音故別錄作芋子史記作吁子小雅斯于篇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釋文芋香子反或作吁作芋者字之誤耳

武帝時說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念孫案古今人表捷子在尸子之後鄒衍之前或作接子史記田完世家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正義曰接子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孟子荀卿傳正義同是捷子乃六國時人不言六國時者蒙上條而省非武帝時人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行

君人

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念孫案君人當爲人君。穀梁序疏引此皆不誤。

非禮

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禮下有樂字。是也。墨子有節用節葬非樂三篇。故曰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樂穀梁序疏引此已脫樂字。

作賦以風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念孫案風下原有諷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枚乘司

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風諭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竝作作賦以風諭

門人

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念孫案門下人字涉上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用賦則無人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無人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皆無人字

傳周

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念孫案傳當爲傳耿昌傳周皆上姓下名。

太歲謀

太歲謀曰晷二十九卷引之曰謀當爲謀應劭注楊雄傳曰謀譜也上文有漢元殿周厩謀今本譌作謀厩十七卷下

文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唐人避太宗諱書謀字作謀因譌而爲謀矣僖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篇謀出譌作謀士

奇胘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如

淳曰胘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胘軍中約也念孫案說文

奇佻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刑德奇竇之數

自此所云奇胘

刑又曰明於奇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祿祥

高注云奇竇陰陽奇祕之要非常之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然則奇佻者非常也佻正字也胘咳竇皆借字耳脈法之有五色診奇佻術猶兵法之有五音奇佻皆言其術之非常也師古徒以奇胘用兵四字連文遂以胘爲軍中約不知軍中約之字自作該

說文該軍中約也字從言

非奇胘之義且奇胘二字同訓爲

非常若以胘爲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

所施

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念孫案所施上亦當有之字方與下句一例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此有之字

癰瘰

金創癰瘰方三十卷念孫案師古注瘰音在前癰音在後則癰瘰當爲瘰癧說文瘰小兒瘰癧病也諸書皆言瘰癧無言瘰瘰者

漢書第七

漢書第八

讀書雜誌四

高郵王念孫

陳勝項籍列傳

次所

又閉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
陳勝王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
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念
孫案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次所明是戍
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篝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
若非戍卒所止處則篝火狐鳴何爲乎

兩勝廣

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念
孫案此文本作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句廣素愛人士
卒多爲用上文魚腹中書及篝火狐鳴之語皆曰陳勝
王故卒中往往指目陳勝而吳廣不與焉吳廣素得士
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其眾見下文而陳勝不與焉史
記陳涉世家作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句吳廣
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是其證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
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張楚

勝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
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
念孫案張耳陳餘傳曰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與則劉說
不誤

讙起

楚讙起之將師古曰讙起如讙之起言其眾也念孫案
讙起本作讙午說見史記

諸軍

願爲諸軍決戰念孫案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諸君羽
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文亦作諸君

脫二字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念孫案史記秦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並脫楚齊二字

仰關

仰關而攻秦念孫案仰本作叩古仰望字皆如此作師古注當云叩讀曰仰此四字見於師古注者不可枚舉秦之地形高而

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

本叩字作叩非也以上師古注今本則正文注文叩字皆改

爲仰又刪去叩讀曰仰四字矣叩叩字相似故叩誤爲叩若本是仰字何緣誤爲叩乎

阡陌

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也念孫案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什伯故又誤作阡陌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秦始皇本紀作什伯

羣書治要引同集解

引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法皆本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人百人之長也

今本

什伯誤作什伯十人誤作千人與匈奴傳索隱不合且下文云將數百之眾則不得言千明矣匈奴傳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俛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闢當以作阡陌者爲是不知陳涉起於大澤乃爲屯長時事非爲耕夫時事上文先言阡隸之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之眾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間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棘矜

鉏耰棘矜不敵於鈎戟長鍛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
矜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
謂矛鋌之把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
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也念孫案方言曰矜謂之杖棘
矜謂伐棘以爲杖也淮南兵略篇曰陳勝伐樵棗而爲
矜義與此同伐棘爲矜卽上文所云斬木爲兵也後徐
樂傳曰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曰陳勝吳廣起窮
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眾鋸鑿棘矜義
並與此同師古以棘爲戟非也下文鈎戟長鍛乃始言

戟耳

張耳陳餘傳

庸奴其夫亡邸父客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王楙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削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念孫案王說非也史記本作庸奴其夫亡去抵父客無嫁字辯見史記

乃

乃求得趙歇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念孫案說文仍從乃聲仍乃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凶

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讀爲仍是仍字古通作乃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爲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卻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朔傳通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水經渭水注引通作仍閩粵傳通悉與眾處江淮之間通典邊防二通作仍子京未識古字故以爲非而改之

尚魯元公主

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案尚之爲配古無諸此訓辨見周易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

會同意訓尚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旣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辭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曰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曰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尚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尚爲配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與尚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念孫案此尚字卽當字也與尚公主之尚

不同古字當與尚通史記魏其武安傳非大王立嘗誰立哉漢書當作尚故一本作當廣雅配當也當可訓爲配尚則不可訓爲配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陽爲

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師古曰陽縛其奴爲殺奴之狀也今流俗書本爲字作僞非也陽卽僞耳不當重言之念孫案爲字古通作僞古書爲字多作僞說見史記淮南傳陽僞卽陽爲史記作爲本字也漢書作僞僞字也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爲詐僞之僞故改僞作爲而反以古本爲俗本

韓彭英盧吳傳

尊會

迺晨炊尊會張晏曰未起而牀尊中會引之曰方言尊厚也厚會猶言多會說見經義述聞秣馬尊會下

又

淮陰少年又侮信念孫案此又字非承上之詞又讀爲

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爲有說見史記

正作少年有侮信者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者字可

唯信亦以爲大王弗知也 唯天子亦以爲國

器 唯上亦難爲 唯其人之贖知哉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師古斷唯字爲句注云唯應辭念孫案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爲雖言非獨大王以爲弗如唯信

亦以爲弗如也雖字古多借作唯

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

注竝曰雖或爲唯表記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揚保曰唯讀爲雖秦策曰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淡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母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于

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雎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司馬相如傳曰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川唯大臣亦以為然唯竝與雎又借作惟淮南精神篇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同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惟與雖同

史記淮陰侯傳作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則不得斷惟

字為句而讀為唯諾之唯矣又案韓長孺傳曰士以此

稱慕之唯天子亦以為國器今本亦字誤在上句士字下據顏注云天子一人亦

以為國器則亦字在下句明矣史記汲黯傳宏湯淡心疾點唯天子亦不說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改正史記韓

長孺傳亦字亦在上句則唯讀為雖言不獨士稱慕之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耳

唯天子亦以國器許之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

子一人亦以為國器云天子一人則是訓唯為獨失其

指矣。又金安上傳曰：敵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唯亦讀爲雖，言不獨左右憚之，唯上亦難之也。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又失之矣。又楊雄傳曰：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唯亦讀爲雖。文選解嘲正作雖。師古曰：非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爲也。又失之矣。

令齊趙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念孫案：今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

必不爲二子所禽矣。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念孫案必不爲
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句必爲二子所禽矣。不與否同。言
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爲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爲二
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爲一句而以不必
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爲必不以爲陳餘用
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爲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
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爲所禽而已乎。弗思甚矣。通典
三作不然必爲所禽矣。通鑑漢
紀二作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師古

以前行屬上句云行音戶郎反劉奉世曰前行當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念孫案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日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行字仍當音戶郎反而以前行屬上句

幾是平

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薛瓚曰幾近也念孫案幾讀爲豈

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
解引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曰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
其明證矣豈與幾古同聲而通用趙岐注孟子告子篇曰幾豈也荀子榮辱篇曰是其爲相懸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又曰幾不甚善矣哉楊倞竝曰幾讀爲豈韓子姦劫弑臣篇曰幾不亦難哉續史記滑稽傳曰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幾竝與豈同

夏漢誅梁王彭越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囚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
其醜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醜因大恐念
孫案高紀云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漢紀同
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屬

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
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
見醢彭越之事遂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
爲夏又誤在漢字上耳羣書治要引作復誅彭越是其
證

入漢

及高祖初起沛緒以客從入漢齊曰史記作從入漢中
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念孫案從入漢卽從入漢中非
有脫文也功臣表云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以將軍入漢
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皆

其證

荆燕吳傳

避不肯與戰

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念孫案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與戰也吳王濞傳曰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漢書耿弇傳注曰壁謂築壘壁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爲避其失甚矣史記荆燕世家正作壁不肯與戰

閒招

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念孫案後漢書鄧禹傳注曰

閒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史記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也。則於義轉迂矣。

同情相求

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外。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念孫案惡助爲韻、好畱爲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利外爲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外、同情相成。成字隸或作成。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而爲求矣。

昭二十年左傳虛以求嬾晏子外篇求作成。

轉胡眾

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眾入蕭關轉字師古無音念孫案轉讀爲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搏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與此同專搏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卽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也

渡淮

於是吳王通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念

孫案淮當爲江丹徒卽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尚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記正作度江走丹徒漢紀亦云吳王亾走江南保丹徒

漢兵還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念孫案此時漢兵尚未還不得言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

及未有詔虎符

王苟以鎔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說見史記

圖之

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念孫案下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並無

豈不危哉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劉攽曰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

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念孫案事發和重
晉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爲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
不偉哉耳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詭文奇異之文也薛
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斲以詭
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秋侈樂篇曰倣詭殊瑰耳所未
嘗聞目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奇物譎詭倣儻
窮變王逸天問章句序曰琦瑋譎詭譎詭與琦瑋同義
故史記作偉偉與瑋通漢書作危危與詭古同聲而通用漢
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
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

京賦曰四海同宅而秦豈不說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
讀危爲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爲事發覺相重爲相累誤
貢父又疑危字爲後人所改皆由不知危爲詭之借字
遂致紛紛之說

楚元王傳

路少

德字路少脩黃老術念孫案路少本作路叔隸書叔字

或作豺

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
泰山都尉孔宙碑陰

因譌而爲少宋祁曰路

字下疑有叔字而不言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爲幼少之
少屬下句讀矣案此言少脩黃老術下又言少時數言

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譌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竝作字路叔脩黃老術今本文選注脩上有少字乃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皆無少字

肺附

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念孫案一說近之然既言附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皆謂木皮也說文曰朴木皮也朴削木札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漢書方術傳云鳳

吹削肺是也

今本肺誤作哺顏氏家訓已辯之

小雅角弓箋曰附木桴

也正義曰桴謂木表之麤皮也桴附朴聲竝相近肺附

語之轉耳言已爲帝室微末之親如木皮之託於木也

下文云臣幸得託末屬是其證矣田蚡傳曰蚡以肺附

爲相中山靖王傳曰得蒙肺附衛青傳曰青幸得以肺

附待罪行閔宣元六王傳曰博幸得肺附師丹傳曰肺

附何患不富貴王莽傳曰伏自惟念得託肺附史記惠

景問侯者表序曰諸侯子弟若肺附

今本附作臑因肺字而誤凡肺附字

作肺臑者皆誤古書藏府字亦無作臑者

後漢書盧芳傳曰以肺附之故太

元親次八曰肺附乾餼其榦已良義竝同也若以肺爲

肺肝之肺則義不可通。

通所聞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念孫案：通猶道也。謂道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彼注曰：通謂陳道之也。

不可勝原 功無原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念孫案：師古以原爲本數，非也。原者，量也。度也。言其麗與盛，不可勝量也。廣雅曰：量，諛度也。諛與原，古字通。宋玉神女賦曰：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

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
所移皆其證也又王莽傳曰功亾原者賞不限原亦量
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淮南本經篇論縮卷舒
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
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高注齊策曰度計也
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曰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檟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計
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忤恨 恨其父 常連恨勝 爭恨 相恨

恨上

稱譽者登進，皆恨者誅傷。念孫案：恨，讀爲很，忤逆也。很，違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違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繆也。繆，亦違也。

繆通作吳，鄭注大

齊策：秦使魏丹致帝於齊。

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卽違秦，是很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爲很。很，違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單于，而青不聽也。又龔勝傳：夏侯常連恨勝，恨亦讀爲很。很者，相爭訟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

上文曰：勝以手推常曰：去。又曰：常

名君乃申

徒狄屬耳。下文云：御史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

公門下相非恨

讀爲恨

疾言辯訟是也。曲禮：恨毋求勝。鄭

注曰：恨，鬪也。謂爭訟也。小雅常棣篇：兄弟鬪于牆。毛傳

曰：鬪，恨也。爾雅：鬪，恨也。孫炎本作恨。云：相恨，戾也。

李巡云：相

怨恨失之。辯見經義述聞。

作恨者，借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故，不忍

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爲恨。謂相爭鬪也。孟子言好

勇鬪，恨是很與爭鬪同義。故以爭恨連文。作恨者亦借

字耳。又匈奴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

恨。恨亦讀爲恨。謂相爭鬪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詬。義亦

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

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

轉鄉歆歆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恨亦讀爲很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子雜篇曰君歡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節士篇曰嚴蒸承命不以身恨君恨並與很同而六傳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恨而歾也則是皆讀爲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爲很之借字矣

根壘地中 首壘泥中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壘地中宋祁曰壘作雷一作酉通鑑漢紀二十二

作甬司馬康曰甬測洽切胡三省曰字書測洽之甬從

干從日與今甬字不同漢書作根塋地中意甬卽塋字

也念孫案漢書作塋乃甬字之誤

淮南要略甬身執藁甬以爲民先今本甬

誤作塋

甬卽甬之俗體司馬音及宋校皆是也梓柱得地

氣而復生故其根甬入地中地中非空虛之處不可以

言塋則作甬者是也廣韻甬俗作甬

周官典瑞注插之於紳帶之間釋文

插作甬初洽反

胡以甬爲塋字誤矣漢紀孝成紀作根插地中

插甬古字通則漢書作甬明矣又儒林傳先歐旄頭劍

挺墮墜首塋泥中宋祁曰塋字當是甬字亦是也泥中

可言甬不可言塋太平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作甬又

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八
引此竝作插、

積思

專積思於經術念孫案積思當爲精思字之誤也藝文
類聚雜文部一太平御覽學部十竝引作專精經術北
堂書鈔藝文部三論語序疏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
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字皆作精董仲舒傳蓋三年
不窺園其精如此
兒寬傳帶經而鋤休
息輒讀誦其精如此

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

篇劉奉世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念孫案
史記夏本紀云帝曰母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母水舟
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禹曰子辛壬娶塗
山癸甲生啟云云論衡問孔篇云尚書曰母若丹朱敖
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母子不肖子也禹曰子娶若
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子弗子效已不敢私不肖子
也譴告篇云舜戒禹曰母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
皆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
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據今本尚書
以駁子政固無譏焉

高王傳

既欺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念孫案既欺本作既見欺
謂見欺於齊王而不得反其國也今本脫見字則文不
成義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見字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同

後聞 後擊 後見熊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
伐齊念孫案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爲復言樂布
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

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

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

西南夷傳云王侯受詔已復相攻

又周勃

傳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後擊亦當依史記作復

擊又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

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宋祁曰浙

本後作復案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而

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太平御覽皇王

部十四引此正作復見熊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

譌作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

獻

或曰畫使胤伏念孫案景祐本胤作胤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胤祖也從衣胤聲或從果聲作裸俗作胤不合六書之義世人多見胤少見胤而經傳中胤字皆譌爲胤矣

蕭何曹參傳

魏將孫邈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邈東張

蘇林曰東張屬河東

宋祁曰浙本

邈字下有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上下文皆言攻某軍

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水經涑水注引此有軍字史記同

少朕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
爲年少故也史記索隱曰案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
云丞相豈少我哉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晏子春秋外
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

羣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少譌作小

載其清靖

載其清靖民以甯壹念孫案載行也

見堯典鄭注昭十年左傳注周語注

注前似真篇注

謂行其清靖之治也師古訓載爲乘失之

張陳王周傳

汜上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

今本汜作圯乃張佖所服改劉放宋祁已辯之

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念孫案水經沂水注曰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上上有橋徐泗閒以爲圯晉張子房遇黃石公子圯上卽此處也據此則文穎以汜爲沂水上橋是也師古不審地望而非之誤矣

直墮其履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汜下師古曰直猶故

也。一曰正也。念孫案直猶特也。說見史記。

斂衽

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念孫案衽謂袂也。廣雅曰。袂衽袖也。衽袂也。此云斂衽而朝。貨殖傳云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馬是衽卽袂也。管子弟子職篇曰。攝衽盥漱。又曰。振衽掃席。趙策曰。攝衽抱几。列女傳母儀傳曰。文伯引衽攘卷而親饋之。皆謂袂也。

鹿臺之財

散鹿臺之財。念孫案財當依史記作錢。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尚書改之也。辨見史記周本紀。

天下不復輸積

息牛桃林之塹天下不復輸積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有故怨

雒齒與我有故怨念孫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本作雒齒與我有故故服注申之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文有怨字則服注爲贅語矣有故卽有怨呂氏春秋精諭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

請無故卽無怨也。史記作雉齒與我故。文選幽通賦注
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竝作雉齒與我有故
新序善謀篇同皆無怨字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天子位必矣。景祐
本上字下有曰字。劉放曰曰字後人妄加。念孫案劉說
非也。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
外戚傳曰天子爲人仁強高祖以爲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故下文曰明其
代天子位必矣。若無曰字則爲四皓語矣。是四皓以大
子爲不肖也。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

避逃我

吾求公避逃我念孫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竝作吾求公公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所與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眾宋祁曰浙本所與下有上字念孫案浙本是也無上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上字絳灌等或護平 議者或言 竹柏或枯

絳灌等或護平史記或作咸念孫案既言絳灌等則護

平者非止一人作威者是也又匈奴傳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漢紀孝成紀或作威案下文云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不如勿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唯永欽以爲不可也亦以作威者爲是又王莽傳天鳳三年二月大雨雪淡者一丈竹柏或枯或亦當從漢紀孝平紀作威皆字之誤也北堂書鈔天部四引王莽傳正作威、

爲匈奴圍

至平城爲匈奴圍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文

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女弟

樊噲帝之故人又呂后女弟呂須夫念孫案弟上本無女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女字樊噲傳云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五行志云趙皇后弟昭儀高五王傳云紀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弟上皆無女字

同請之

因同請之得宿衛中宋祁曰之字可刪念孫案宋說是

也。此時平尚未得宿衛中，但請之耳。下文大后以爲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則是平已得宿衛，而下文爲贅語矣。之字涉下文兩之字而行，史記無。

唼血而盟

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耶，宋祁曰：浙本無而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景祐本作唼而盟，而卽血之誤。此作唼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寫者誤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唼血盟，無而字。

各有主者

平曰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念孫案越本是也
景祐本亦無各字此涉下文苟各有主者而衍下文平
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故文帝
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此文但言有主者而已
不須言谷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
平御覽職官部二引此皆無各字史記亦無

續封之

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宋祁曰浙本無之字念孫案
浙本是也封下不當有之字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此無
之字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擁輕車騎

別擊面丞白水北擁輕車騎雒南破之念孫案擁當依景祐本作雒擊雒輕車騎雒南者上雒是章邯爲雒王之雒下雒是雒縣也

二雒字竝於用反

史記正作雒輕車騎

正義

音於撰反則已誤讀爲擁矣鄴商傳亦云破雒將軍烏氏後人改雒爲擁則義不可通

攻其前垣

從擊黥布攻其前垣陷兩陳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

謂攻其壁壘之前垣史記作攻其前拒集解云徐廣曰

拒一作和駟謂拒方陳也念孫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

皆桓字之譌也

垣與桓聲相同拒與桓字相近莊子應帝王篇觀桓之審爲淵崔謨本桓作拒

桓讀爲和和與桓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

如淳注漢書酷吏傳

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案和桓聲相近桓之讀爲和猶和之讀爲桓水經桓水注引禹貢和夷厥績鄭注曰和讀曰桓逆周書時訓篇將帥不和與言權爲詘亦讀爲桓和謂軍門也周官大司

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

立兩旌以爲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眾交和而舍魏武

帝注曰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韓子外儲說左

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

而至右和曰左和己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禮仲冬講武除地爲場四出爲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皆有和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棺前蔽謂之前和呂氏春秋開春論曰咎王季厯葬於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周官所謂左右和猶木雙植謂之桓也周官大宗伯公執桓圭鄭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之桓也檀弓三家稱桓桓鄭注曰西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爲

桓猶木貫柱四出謂之桓而聲或爲和也

漢書儒吏傳
察寺門桓東

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而百步築上四方上有屋上

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蘇所治夾

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然則史記作拒漢

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李奇顏籒以垣爲牆垣裴駟以

拒爲方陳皆失之訓拒爲方陳則與下文陷兩陳相複

將軍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

景祐本無二軍字念孫案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

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

十人皆無軍字

鄆侯

景帝復封緹子應爲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屬沛國水經
淮水注曰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
應爲侯國音多沈氏釋旃曰漢書周緹傳封緹子應爲
鄆侯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鄲之鄆也史記周緹傳亦
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
造爲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鄆注則六朝本已如是
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見趙氏水經注釋念孫案沛郡鄆縣之
鄆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字乃明監本妄加之

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繼傳注竝作音多獨明監
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爲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
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
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鄧陽下孟康曰鄧音紆紅反辯
地理志此傳鄆侯下蘇林曰鄆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

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鄆縣之鄆蘇林

周繼傳注孟康地理志鄧道元淮水注顏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

司馬貞高祖功臣表索隱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

記周繼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
矣地理志之鄆縣孟康音多正與蘇音相合豈亦脫去

寒反二字邪且蘇林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也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鄆侯之鄆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即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鄆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汪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鄆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

轉入哿箇二韻者說文驥從馬單聲而魯頌駟篇有驥
有駱之驥音徒河反說文禪富禪兒從音單聲丁可

切龜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龜龜已與

犧羅爲韻

篆古讀若詞羅古讀
若波說見唐韻正

又爾雅瘳勞也瘳音丁

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並

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駱馬說文引作彥彥駱馬丁可

切凡此皆單聲之字而轉入歌哿箇三韻者也其寒韻

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哿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

於鄆之音多乎而全氏謝山經史問荅且謂沈說足發

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

之謬也

摧呂祿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豈存君親可也史記酈商傳集解引此同漢紀引摧呂祿作權賣呂祿念孫案權賣呂祿正承上賣友言之於義爲長蓋仲豫所見漢書本如是權與摧字形相似而誤又脫去賣字耳

漢書第八